

故事里的沂蒙

# 抗日堡垒村西墙峪

1939年下半年，日军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因沂水县西墙峪村处在深山老林之中，隐蔽性极强，八路军山东纵队的野战医院医疗所就转移到了这里。所谓野战医院，仅有几个医护人员，根本没有病房，伤员们都被分散安排住到农户家里，“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这个当年不到50户、仅有200多人的小山村，最多时曾住过八路军和八路军伤员300多人。仅张恒谦和张道增两家就曾在一年内先后掩护、护理了三四十个伤员。

为躲避敌人的“扫荡”，全村男女老幼都在山梁或地堰上挖山洞，山洞挖在拆开的地堰里，挖好后再用石头原样封好，照常种地。乡亲们白天把伤病员藏进山洞，晚上接出来住在家里。在敌人“扫荡”间隙，就直接把伤病员接回家里护理，陪他们晒太阳、聊天。一旦遇到敌人侵扰就迅速把伤员送到山洞隐蔽，为他们送水送饭。因为医务人员也分散隐藏在各个山村，有时医务人员来不及，乡亲们还要为伤员疗伤。有位伤员，子弹从腰部进去，从肚子上穿出来，已经奄奄一息。村游击小组把他藏到山洞里后，张恒谦的母亲为给这位战士治伤，颠着小脚漫山遍野寻找草药，采来了败毒草、艾蒿等草药，给他洗伤口。精心护理了半个多月，终于把这名伤员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一天，有一位叫滕兆龙的八路军干部，两腮被敌人的子弹打穿，流了很多血，掉了好几颗牙，送到了党员张文桥家。当时，由于战斗激烈，医生不能及时赶来。为了减少伤员的痛苦，张文桥的母亲抠出他嘴里的碎牙、血污，用土法为他疗伤，一盂一盂地用盐水冲洗，并用小米面做成糊糊一匙一匙地喂他……为抢救伤员生命争取了宝贵时间。像这样的伤员，张文桥家先后住过7位。

1939年，八路军山东纵队野战医院搬来时，为了给伤病员增加营养，上级特地拨给野战医院三头奶牛。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粮食缺乏，营养品更是稀罕之物，所以，野战医院和西墙峪村民都把这三头奶牛当作命根子一样精心养护，乡亲们对这些奶牛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鬼子来“扫荡”，乡亲们就及时把奶牛牵进深山老林里藏起来。管理喂养奶牛的任务初期是由村政委员张在周负责的，后来交由村民张道象看管。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张道象把奶牛先后藏在村周各处的山洞里。日军来村里搜奶牛，身体有残疾的村民张道锡，因行动不便没有能够逃走。张道锡明知奶牛藏在西旺村，却领着日军去了北峪村。没找到奶牛，张道锡被日军活活打死。

鬼子几次“扫荡”后，村里

所有耕牛、毛驴都被敌人抢去了，唯独为部队饲养的奶牛，在乡亲们的重点保护下一头也没少。

抗战时期，生病或临产的部队首长家属常托付给西墙峪村的乡亲们。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王建安的妻子牛玉清、鲁中二军分区司令员胡奇才的妻子王志远、山东纵队参谋长罗舜初的妻子胡静都是在西墙峪村人的掩护和照料下分娩的。在村里地下党组织重要成员张恒谦家，王志远平安生下了一个男孩。3天后，因没有奶水，党员张洪奎的妻子就把婴儿接过来喂养。一次，鬼子来“扫荡”，王志远母子与张道增等三户人家藏在一个山洞里，就在敌人快要搜到山洞时，张道增幼小的儿子哭了起来。为了不暴露目标，张道增用手巾硬是捂住了孩子的嘴，待敌人走后才发现孩子已窒息，好在抢救及时，才活了过来。胡奇才曾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沂蒙人没有忘记我胡奇才，战争年代沂蒙人付出的太多了，沂蒙人的恩情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1941年秋，日本鬼子偷袭西墙峪村，敌人离村二三里路时，人们才发现敌情。张效智家正有5位伤员在晒太阳，张效智夫妇看敌情紧急，背起重伤员，扶着轻伤员送往地洞。再返回背有病的父亲时，正遇到医疗所的护士田桂兰在鬼子的追击下跑到了他家。张效智拉起田桂兰冲出家门，送她隐蔽到树林里。张效智再次返回时，日本鬼子已经进了他家，逼他父亲说出八路军的去向。老人一口咬定说：“没有八路！”凶残的鬼子见问不出任何信息，就用棍子把老人砸得脑浆迸流，老人当场死去。

还是这年秋天，鲁中二专署副参议长邵德孚把一批文件、军装和马匹交给村民代文周掩藏。代文周和儿子、三弟当晚就把这些东西藏到小龙岗，回村时遇到进山的日本鬼子。鬼子逼问他们是不是给八路军藏东西去了，三人都说不是，是去山上干活的。鬼子问不出来，不容分说便用刺刀把代文周父子当场刺死。三弟代文明趁鬼子不防撒腿就跑，鬼子开枪射击，代文明腿上和脚上各中一枪倒下，鬼子追上补了一刀，又用皮靴踢他，他装死才幸免于难。

这样的故事，在西墙峪村还有许多。这就是英雄的西墙峪人民，他们把子弟兵的安危，把八路军的文件、物资，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1939年至1942年，西墙峪村的乡亲们用鲜血和生命掩护救助的八路军伤病员达320名之多。1940年，全村为部队掩藏3万多斤粮食，2箱长短枪和大宗物资，在乡亲们饿着肚子吃野菜的年代，这些粮食一粒都没丢。

不久，罗聘离开京城，启程南归，适逢有“二十年之交”的挚友、诗人和画家朱孝纯被朝廷任命为泰安知府，于是应邀前往游玩。在泰安的三个月，罗聘三次登泰山，寻幽访胜，泰山雄浑、神奇的景色令他心胸激荡、深深陶醉。他写了《登岱顶》《雨中复上岱宗遇聂二》等百余首咏岱诗作，并将它们编为《登岱诗》二卷。

其间，罗聘还绘制了《登岱图》长卷及《雨中泰山图》《朱孝纯、钱泳题跋，罗振玉旧藏》《游岱图》等多幅画作。何道生在《题两峰〈登岱图〉》中写道：“我友罗两峰，形骸得天放。云昔游岱宗，三至履一两。某峰某邱壑，经营入心匠。示我一卷图，灵怪出纸上。”《方雪斋诗集》卷六然而，罗聘的这些诗画之作后来皆散佚，仅有五首诗作，因王昶采录于《湖海文传》中，才得以保存下来。

乾隆五十五年，罗聘携幼子允缙第三次北游京师，此时他已是受人瞩目的画家。彼时，他与吴錡麟、张问陶、伊秉绶、曾宾谷、王文治、孙星衍、法式善、姚鼐等著名书画家、诗人、学者频频往来、谈学论艺。在京城，他重逢了早年在扬州结交的好友邓琰。

邓琰，字石如，号完白山人，以篆刻名世，有“邓派”之称，兼善书法。邓石如进京途中经过山东，欣然登览泰山，写下《登岱》诗：“岱秩巍巍秉节旄，峻嶒直上走猿猱。一无所限唯天近，百不如人立脚高。过眼云烟失齐鲁，增封诸岳视儿曹。尊岩莫訝风尘迹，终古乾坤几布袍。”

罗聘以此为素材，创作《邓石如登岱图》（纵83.5厘米、横51.1厘米，故宫博物院藏）相赠，邓石如为罗聘篆刻“写真不貌寻常人”朱文印，并刻下边款：“余与两峰遇于京师，两峰为余作《登岱图》，因作此篆以报之。”

《邓石如登岱图》以当时盛行的人物山水画的构图方式，截取泰山日观峰顶一隅为画面的主体，且向左上方倾斜，留出右上方的空白，由此描绘出邓石如头戴斗笠，独立于万仞之巅，四周空无一物，他双手负背，衣袂飘逸，正瞩目远眺、沉思遐想，悬崖之下云烟缭绕。

整幅作品淡墨皴染、浓墨点苔，人物刻画采用特写式白描手法，头部较大、略显夸张，突出了邓石如儒雅、沉稳的气质和旷达、豪迈的心境，同时亦抒发了罗聘对当年畅游泰山的追忆和怀想，不失为罗聘晚年的精品之作，因而深得邓石如的珍爱。画作左下角款识“扬州罗聘写”，下钤“写真不貌寻常人”印。

1915年，康有为在《邓石如登岱图》的右上方题识：“云气苍茫日观峰，登高望海若能从。精神飞扬天地外，始识畸人是赤松。完白山人登岱图。乙卯四月，南海康有为题。”该作曾一度由邓石如五世孙、著名美学家邓以蛰收藏。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员）



罗聘《邓石如登岱图》

【史海钩沉】

## 清代画家罗聘笔下的泰山

□周惠斌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泰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重要表现题材，历代画家投身其间，留下了许多不朽画作。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画家罗聘，曾数度创作以“登岱”为主题或与泰山有关的画作。

罗聘(1733年—1799年)字遯夫，自幼博闻强识、才华横溢，24岁拜书画家金农为师，习诗学画，罗聘绘画题材广泛，擅长人物、山水、花草等。

乾隆三十六年，罗聘第一次北上京师，受到曾任内务府总管大臣英廉的礼待，还与纪昀、翁方纲、钱载、程晋芳、钱大昕等显宦名流时常雅集酬唱。

乾隆三十八年，罗聘应诗人、藏书家兼好友司宪大人(刑部尚书)张体乾之请，绘制了《张体乾登岱图》，卷尾题识：“癸巳闰三月，应荆圃司宪大人命，扬州罗聘画于独往园之石鼓山房。”

《张体乾登岱图》(绢本设色，纵52.2厘米、横309.8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布局宏大、气势磅礴，以青绿淡赭为主色调，描绘了泰山峰峦起伏、林木蓊郁、山径逶迤、绝谷幽深、山顶屋舍，人物形态生动毕肖。

罗聘作此山水长卷时，未曾登过泰山，而是根据张体乾日记体游记《东游纪略》中的诗文记载、登泰线路的描述以及自己的想象，以鸟瞰式全景构图、写实性笔法，将岱宗坊、万仙楼、五大夫松、十八盘、南天门、碧霞祠、无字碑、玉皇庙等泰山标志性景点，一一立体地呈现而出。因此，与其说《张体乾登岱图》是“登岱”图卷，不如说是画家胸中雄奇壮阔的泰山景象，寄寓了罗聘对泰山的敬仰和神往。

【故地往事】

## 薛河岸边“傅相祠”

□杨建东

鲁南有一条古河薛河，发源于现在的枣庄市山亭区山区，向西流经滕州、微山和江苏沛县。滕州“北辛文化遗址”就位于薛河北岸，距今有7300年历史。几千年来，薛河两岸村连村、庄连庄，寺庙祠堂香火不绝。

微山县傅村有一座“傅相祠”，为纪念商代重臣傅说而建。傅说在山西傅岩服劳役时发明版筑，即用木板夹泥而筑墙，商代武丁在黄河边发现傅说，认为此人是奇才。武丁称王后，派人寻找傅说，拜他为相，傅说治国政论《说命》三篇流世。

《傅氏族谱》载，傅说宗族中有一支族人在元代至正二十三年从沛县迁至薛河北岸定居，到了明代，族人集资在岸边建“傅相祠”纪念先祖。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三次修缮“傅相祠”，1985年又集资大修。

“傅相祠”大门向南，大殿三间，硬山式，两根楹柱，灰瓦覆顶，门上悬“版筑殿”木匾，殿内供奉傅说塑像。

清乾隆三年、四十三年修缮碑立于东廊，“傅相祠”是一处典型的民间乡土建筑。

清乾隆三年、四十三年修缮碑立于东廊，“傅相祠”是一处典型的民间乡土建筑。（本文作者退休前是微山县考古工作者）